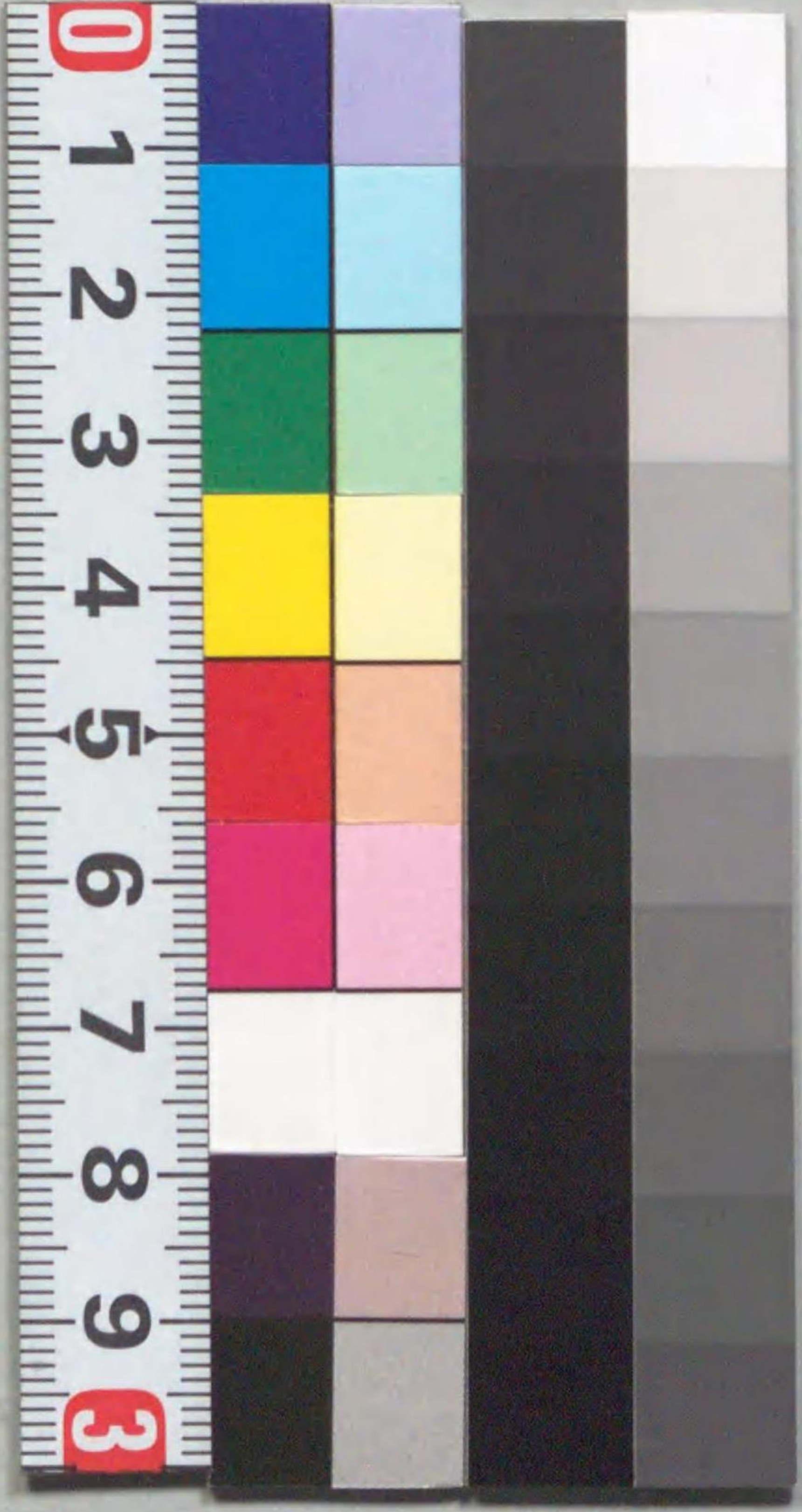


國史纂論

山縣禎著  
七八

210.1

Y233k





210.1  
Y233k



560831

國史纂論卷之七

長門山縣禎 編

元弘三年秋八月。大賞諸將。足利尊氏為武藏常陸  
 下總守護。弟直義遠江守護。新田義貞上野播磨守  
 護。子義顯越後守護。脇屋義助駿河守護。楠正成攝  
 津河內守護。名和長年因幡伯耆守護。赤松則村播  
 磨守護。尋奪則村職。賜以佐用莊。尊氏初名高氏。至  
 是賜御名一字。以寵之。

建武元年。以上野太守成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置





關東箱番以足利氏族掌其事秋七月北條時行高  
子作亂進攻鎌倉足利直義距戰敗績時行乘勝進  
直義奉成良親王西走時行破鎌倉兵勢日熾尊氏  
苦請往討之詔許之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東國帝  
不聽更任征東將軍尊氏怒不辭而發遂與直義擊  
時行破之進入鎌倉帝遣藏人頭源具光召還之尊  
氏不奉詔冬十月尊氏自署征夷將軍東國管領遂  
據鎌倉及十一月以尊良親王為東國管領賜節刀  
于新田義貞往討尊氏詔削奪尊氏等官爵義貞與

尊氏兵戰于矢矧走之十一月義貞與足利直義戰  
于手越河原大敗之脇屋義助大友貞載鹽屋高貞  
等奉尊良親王與尊氏戰于竹下敗績貞載高貞降  
尊氏官軍大潰退屯尾張召新田義貞還京師尊氏  
躡官軍後西上義貞走還京師帝奉神器及二法皇  
幸延曆寺細川定禪陷京師縱火燒宮尊氏進入京  
師

安東守約曰高時已平天下拭目以觀新治宜開  
叛鴻業闡明徽猷也奈何寵准后賞尊氏賄賂公



行刑賞失措尊氏兄弟為封豕長蛇垂涎泉願遂  
弑太子以及於是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是皆准后  
有以啓之也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此之謂也

尾藤孝肇曰新田伐足利於鎌倉敗績還京者將  
略非不佳也天厭皇德也厭皇德者刑賞違天也  
將略雖佳亦將奈之何

又曰元弘恢復倏得倏喪之其失安在曰知復天  
下而不知反古故也曰古政如何可以反之曰在

乎用人當是之時人才濟濟將相之器頗備誠能  
不問門地以舉賢則古政何憂乎不反乎夫官人  
以門地中世以降之弊也恢復猶興國也宜芟除  
舊弊以新天下耳自不務出此乃拘拘焉廢株是  
守宜乎倏失之也

青山延子曰夫天下者木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  
顧在措置之術何如耳方帝之復位相親房藤  
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衛京師義貞奉護良出鎮  
鎌倉如此則不惟海內得安王室之盛殆將復往



古惜乎。帝雄武有餘。而英略不足。此其所以太業不終止。偏安歟。

禎曰。楠正成忠勇謀略。元帥之器也。首唱義。屢挫勅敵。功亦大矣。赤松則村。收復京師。新田義貞。殄滅鎌倉。其功亦不在足利氏之下也。而帝殊寵尊氏。以重賞。以啓他日之禍者。何也。蓋尊氏狡奸。結帝寵姬。階此以進。而帝既惑乎。准后之寵。則莫言不聽焉。尊氏所以得志。蓋此之由也。已。吁。嗟。帝心一陷溺。於是乎是非貿亂。措置顛倒。如

此以再失天下。可勝歎哉。

尊氏遣使齎書告楠正成曰。某本無貳心。因義貞之讒而得賊名耳。足下若與我當奉以畿內五國。南海六州。因合力誅義貞。夾輔王室。不亦可乎。正成對曰。知足下之友。既夕。人可欺。而天可欺乎。大丈夫不能剪除逆賊。寧覲不義之富貴乎。乃奏尊氏書及其言。帝義之。

村田通信曰。正成剛忠。不可以利祿動之。尊氏誘之以五畿六州。其不知正成亦甚。



赤松則村。既禡播磨守護職。因大懷缺望。及足利尊氏東征。遣子貞範從之。尊氏亦陰通逆謀。尊氏之逼京師也。則村與細川定禪率兵會之。尊氏授以播磨守護職。則村乃與定禪大敗官軍於山崎。追至京師。既而尊氏敗走。兵庫。則村密說曰。士卒疲弊難用。不如遣細川族經營四國。臣留扼中國。而公入筑紫。收士馬。修器械。徐圖再舉也。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可倚。賴且戰。以旌旗為主。自鎌倉滅。持明院上皇。內懷快。若請其院宜建錦旗。以麾天下。之兵莫不景從。尊

氏皆從之。

史論曰。則村首建義旗。其功大矣。後醍醐帝賜錦表。以旌之。疏爵土。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遑。而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反也。嚮之感激奮勵者。變為憤恚怨望。磨牙搖毒。肆其螫螫。蓋由中興初政。佞幸用事。失控馭之術也。則村非特長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說尊氏。狗四國。略九州。擁立閔位。假其號令。終為王室腹心之患。皆其所為也。蓋則村志在功名。



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所為。不知名分之所在。良可惜也。

禎曰。則村雖非忠貞之士。然其材武亦可用焉。況有勲功乎。大抵个主。以恩義拊之。則桀驚武天。皆可以供爪牙之用也。棄之以資敵國。失策亦甚矣。延元元年春正月。新田義貞。楠正成。名和長年等。擊足利尊氏於京師。大破之。尊氏西走。十月。義貞正成追尊氏至攝津。累戰破之。尊氏及弟直義走筑紫。正成請急追擊之。義貞不從。五月。尊氏收九州兵將舟

師七千餘艘。直義將步騎二十萬。水陸並進而東上。義貞時在播州。退屯兵庫。馳驛以聞。舉朝震駭。乃命楠正成赴援。正成奏曰。敵收九州軍勢猖獗。以我疲兵。恐不能禦。宜召還義貞。而車駕幸山門。縱敵入京。師招集畿甸兵。塞水路。絕糧運。則敵必食盡兵困。於是前後齊進。夾而擊之。可一舉而殲也。義貞之計。豈不及此哉。但不戰而退。涉于物議。故不輒歸耳。願陛下熟計之。參議藤原清忠曰。王師每戰。必以寡勝衆。是皆天助。非戰略也。且節度使未與賊接鋒而退。車



駕年再幸山門。辱莫甚焉。宜速使正成赴援。帝從其言。

青山延于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銳。席卷而東也。其鋒不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一戰。固為失策。雖使帝從正成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冬。以撓其銳氣。然後設奇計以擊之。茂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年推鋒之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嘆也夫。

禎曰。新田義貞。忠貞有餘。而謀略不足。是以網漏吞舟。終至子不可制焉。得違其責哉。帝既以夢徵得正成。若不次擢之。任以元帥之寄。則恢復之功。必有所成。惜哉。

正成發京師。至櫻井驛。以帝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戒以滅賊匡天下之言。遣還河內。遂進陣湊川。與直義接戰。兵敗。身被數創。乃入民家。將自殺。尊氏遣使謂曰。足下以寡敵衆。忠義誰能比。今當退兵河內。不宜自盡也。正成笑曰。木末夫功成。則名垂竹帛。不成



則血膏草野。今軍敗兵疲。死報天恩之時也。欲使一  
家人還鄉。道路無恙。是公之惠也。於是與弟正李相  
刺而死。從死者五十人。帝悔不用其策。追悼不已。贈  
三位左近衛中將。

朱之瑜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  
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不  
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  
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  
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

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  
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  
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鼎。功無成。而震  
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而大將能  
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  
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  
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  
一門。盛矣哉。

史論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鬻孫兵而忠勇



國朝編年  
卷之七

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鯁賊喉牙。轉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鸞輿。首蒙推獎。斯則為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可勝歎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為厲鬼以殺賊。

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安東守約曰。鸞輿播遷于笠。置靈夢。協卜公拜將壇。說以仁義。不以詐力。烈烈丹心。如青天白日也。揚義旗。敵王愾。攻必取。戰必克。神謀妙算。高出千古。高時已平。尊氏兄弟為封豕長蛇。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於乎公父子兄弟。始終一心。以討賊為己任。鞠躬盡力。及其不可為也。烈死殉國。凜凜然至今。有生靈矣。昔漢諸葛氏死社稷。議者曰。有子有

國朝編年  
卷之七



孫晉下氏亦死節其母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世以為美譚。如公美萃於父子兄弟。可謂萬世臣子之師範矣。杜少陵詠孔明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蓋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志決恢復。身殲軍務之勞。死非其心。公之輔帝君闇。臣姦欲恢復而不可得也。死決於丹心。真可哀已。

兩森東曰。或問楠中將曰。忠肝義膽。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曰。彼不知皇之不可與有為。不俟三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進退由己。公乃草莽之臣。勤主靖難。安可緩乎。皇之不足與有為也。彼知之素矣。

尾藤孝肇曰。楠公之死。世歸咎藤清忠清忠之罪。固不可逭。然彼亦截截諛言耳。固無識見。亦非有奸謀。且公之死。生係國家興廢。興廢天也。區區倭人焉能使公死生哉。

禎曰。尊氏之西走也。正成欲乘破竹之勢。急追擊之。是不可失之機會也。而義貞弗從。一失機會。遂



使尊氏兵勢再振矣。其大舉東犯也。正成欲避其銳。待其疲困。而一舉殲之。而帝弗從。復失策矣。正成於是乎決死而出。知事之不可復為也。正成忠勇謀略。一世固無倫。嗚呼。使此人死天下之事。斷然可知矣。

八月。足利尊氏奉後伏見帝子豐仁親王稱帝于京師。仍用建武號。十月。尊氏上書陽降。請車駕還京師。帝聽之。遷御華山院。尊氏置兵監衛。奪公卿以下官職。十一月。尊氏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以偽器授之。十

二月。帝潛出華山院。奉三神器。幸吉野。楠正行和田正朝等率兵迎衛。以吉野為行在。改元曰延元。於是南北有二帝。稱曰南朝北朝。

林道春曰。我朝禪受有三神器。夏禹秦壘漢劍。不足比並焉。南帝傳神器有真矣。尊氏犯闕則為賊。故別立帝。諉於二帝相爭而已。免賊名。是其宿姦也。昔聖人作春秋。齊豹陽貨之類。皆書盜。是其誅心之法。聖筆嚴矣。諸葛武侯。斥曹氏以為賊。其名分之不紊。如是而已。



國史補  
卷之四  
神武天皇

禎曰。或謂。吾邦南北各立朝廷。皆神武天皇之  
系統。固無所輕重。不可以正閔真偽論矣。余以為  
不然。夫尊氏者逆賊也。光明帝者尊氏之所立  
也。尊氏忌逆賊之名。於是奉皇子稱帝。挾之以令  
天下也。然後醍醐帝擁神器。儼然猶存。則是真  
天子矣。此真則彼為偽可知也。既而尊氏逼帝。  
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乃造偽器以授之。躬奉真  
器而南。則南真而北為偽。亦可知也。且逆賊迭起。  
各奉皇子皇孫而稱帝。皆以正統自處。則是大亂

之道也。天下分爭。何以定哉。夫君者治亂而歸正  
者也。天下立君以生亂焉。用君耶。故君必一。而後  
天下定矣。夫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古今之通義也。  
故以此為正。則彼不得不為偽也。南朝雖微。承神  
器於祖宗。為天下之主久矣。北朝雖強。其實逆賊  
之所立。而足利氏挾之以令天下者也。號令征伐。  
固自足利氏出。北帝乃贅旒而已。故有足利氏。  
則有北帝。無足利氏。則無北朝。如之何。得以正  
統處之哉。且逆賊之所立。而以正統予之。則何以



垂訓於萬世。懲亂賊于將來。耶。或說之非。斷然可知矣。

延元三年閏七月。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攻藤島軍。敗死之。初。義貞拔越前府城。足利高經走保足羽城。北陸響應。四方義軍復起。義貞圖取黑丸城。高經恟懼。築七營以備之。會平泉寺僧徒叛。保藤島城以應。高經。義貞分兵攻七營。藤島兵擾動。官軍乘勢攻之。不利。義貞聞之急。率騎五十間道赴援。高經遣兵三百救藤島。兩軍適遇。敵隱楯亂射。義貞兵不持排楯。

又無射手。士卒以身打義貞。義貞欲馳突敵軍。從士中野宗昌止之。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君以身徇之。無為也。義貞不聽。徑馳踰塹。馬躓而僵。適有流矢中其額。義貞自剄而死。年三十八。從士皆刳腹而死。時霧雨昏濛。故餘衆竟無赴援者。迨知其死。逃散略盡。北國不復支。

史論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氏之胄。役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若疾風掃槁葉。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構



國史補  
卷之七

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敗。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禁門不守。乘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款。請還駕。帝亦心知墮其姦計。而勢不能回。興替之機。方決于此。而帝面諭義貞。獎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義貞匡復之志。不少懈弛。誓天地以為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

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為忠臣。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小哉。

延元三年。詔以源親房子顯信為陸奥介。鎮守府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鎮親房為之輔。九月。船發伊勢海。上遇暴風。與親王及顯信相失。親房船漂至常陸內海。乃依小田治久于小田城。招輯東北諸國。與國四年夏。高師冬率大兵來攻小田城。築寨中上相逼。親

國史補  
卷之七



房出兵擊而敗之。請援于陸奧，結城親朝親朝密通于尊氏，以故不肯出援，相持數月。治久亦叛降于師。冬，親房乃走保關城。時源顯時保太寶城，師冬引兵屯于兩城間，親房顯時出擊敗之。師冬乃築長圍，為持久之計。親房數請援於親朝，手書懇到，曉諭百端。親朝不應，城中益困。明年春，又贈書其略曰：賣馬鬣，甲以過，早夕效骨，易子之忠。復將至，又曰：力竭糧之，更過旬月，城兵悉為肆中，枯魚。當此時，注以江海水，亦何益也。親朝又辭，以兵寡，遂叛降于足利氏。親房

棄城走歸吉野

史論曰：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回，獨以招討為己任。今讀其移書，嚴然聲容，恍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其子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

安積信曰：當是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五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



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或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為南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覲。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皐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天

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為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乎若親房。謂之文武良相。孰為不然耶。

興國六年。兒嶋高德與脇屋義治潛入京。狙擊足利尊氏。不克走信濃。

巨勢玄仙曰。高德固有文武之才。而南朝不知登庸惜哉。

禎曰。初元弘帝之遷于海島也。高德欲要路而奪車駕。而不果也。及帝幸船上。而先至勤王焉。



自爾以往竭力於王室始終不易雖有功而不酬。有才而不用未嘗有怨憤之意尚欲潛身以狙擊木讎可不謂至忠哉。史稱高德夙好讀書然則其忠義雖出於至性亦必有所得於問學者矣使之顛沛流離以死惜哉。

正平二年秋九月足利尊氏遣其將細川顯氏率兵三千進攻河內距金剛山七里而舍聞楠正行將攻矢尾城謀斷其後鑿之正行探聽率兵七百佯向矢尾縱火所在潛還蔽譽田林而陣顯氏望矢尾煙以

為敵果攻之乃馳赴金剛山無復隊伍比過譽田正行兵大呼突出顯氏大敗奔保天王寺十一月正行邀擊山名時氏細川顯氏於瓜生野大敗之餘衆潰走至渡邊橋溺者無算。

三年春正月賊將高師直將兵八萬侵河內正行詣行官奏曰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平強敵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徒入寇終致死於湊川臣時年十三遺言遣還河內欲糾合義旅殄滅兇逆俾宇內再歸皇化也。臣年既壯常恐一旦嬰疾孤負遺命方今



國史雜記  
卷之七

師直師泰來犯實臣致力之秋也。若非獲彼首則臣必授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帝引見慰諭之。正行頓首拭淚而出。率衆拜後醍醐帝廟。記從兵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如意輪堂壁。題和歌而去。遂與師直戰於四條。啜正行分兵為三隊。勸衆而進。衆咸感激殊死而戰。賊兵披靡。師直危急。上山六郎代之戰死。正行得其首大喜。既而知非師直大怒。追擊甚急。與弟正時身被數創。謂賊將終不可得。乃與正時相刺而死。族屬和田正朝等皆死之。

初瓜生野之戰。正行見敵卒多溺水而憐之。使人接之。給衣藥視養數日。與鎧馬而遣之。敵或感恩來降。及是悉皆從死。

史論曰。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疎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為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効也歟。

藤井臧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還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遲緩

國史雜記  
卷之七



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况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內歸心於南朝者十之十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卧蓐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為之事在前豈可豫憂

其不成遂輟以族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巨勢玄仙曰余視足利氏其將仁木細川山名桃井之輩其弟姪直義高經之族朝從昏逆昨日叛今日降未嘗見有節義者南朝文官武將子子孫孫守義死節而朝廷日衰何耶。

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趨尊氏下風者皆是反覆小人視勢而進退者耳而從南朝終始不變節者



則是天下忠義之士。如源親房、新田義貞、脇屋義助、村上義光、兒嶋範長父子、名和長年、和田正朝、及楠侯一門，皆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志。父子兄弟相繼一志，致力於皇室，其精忠義烈，貫金石與日月，爭光較之尊氏百萬之夷人，猶為多矣。南朝忠賢之盛，誠可欽仰也。而其不興，豈非天耶。

又曰：楠侯嘗櫻井驛警正行，曰：汝雖幼，勿懈于學。年至十五，則專求義理，勿徒以識字記事為務焉。呼此言也。實楠氏一門忠義之所本乎。楠侯家訓。

所尚在學問義理，上不亦大可敬服乎。

平平五年，足利直義與高師直師泰有隙，竊謀除之。不克，剃髮號慧源潛出京師，詣吉野上書請降大納言藤原實世建言，車駕播越，百姓流離，十餘年于今。皆彼凶豎所為，而今窮蹙乞命，蓋欲藉天威以報私讎耳。宜乘機誅戮，以絕後患。左大臣藤原師基等議謂：直義降則尊氏可平，帝從之。詔直義討尊氏。禎曰：直義姦兇，莫所不至，窮窮無所容身，乃來歸南朝，納言實世請戮之，以絕後患，其言是矣。而今



受之是養豺狼也使其得志則其為後患也必矣。且使弟討兄納逆而藉其力悼理亦甚矣。何以正刑憲且以示大義於天下哉。亡幾直義復叛其反覆無常固如此而今不能察之可謂不明之甚矣。六年二月足利直義與尊氏講和高師直師泰伏誅。七月直義復叛尊氏北奔于越尊氏欲往討之而懼京師空虚為官軍所襲屢遣使吉野請廢崇光帝迎車駕帝不許時赤松則祐在吉野尊氏又因則祐請降帝佯許之賜詔書使討直義尊氏乃使義詮尊氏長子。

留守京師親率諸將發十一月義詮廢崇光帝及太弟直仁去觀應號奉正平號。七年閏二月車駕至男山右近衛太將源顯能右近衛少將源顯經楠正儀和田正忠等入京師與細川顯氏細川賴春戰破之足利義詮走近江四月義詮犯男山源顯能楠正儀和田正忠等拒戰不利八月義詮奉光嚴院子彌仁親王稱帝于京師百官皆疑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禮衆議不決關白藤原良基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為寶劍臣願當神璽以奉。



天朝於是即位改元曰文和  
賴襄曰尊氏有事關東而慮於南朝來講和廢其  
所立用我年號請乘輿復闕雖非出實情而見其  
跡亦以好逆也奈何佯許而遂襲之乎曰知尊氏  
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  
可也許而襲之曲在於我師壯於直而老於曲宜  
其一勝而終敗也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而藩  
服忠義東西應援何必取一彈丸之平安以失信  
義於天下自弃其所恃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果

誰罪歟

禎曰義詮既廢 崇光帝而降南朝於是 二上  
皇廢主及偽造神器亦皆歸朝廷則宜悔過自新  
奉車駕而還京師至誠以盡事君之道矣而尊氏  
亦宜與直義講和而還京師變逆為順一意奉朝  
廷而朝廷亦命勤王諸將皆休兵則天下治矣而  
義詮復叛更奉皇子而稱帝于京師何其好亂之  
無窮也良基以尊氏為寶劍以臣當神璽之言尤  
妄矣嗚呼無神器而立天子 後白河法皇作備



而後世逆賊倣之亂之不息職此之由可勝歎也哉。

足利直義初無子。養尊氏庶長子直冬為子。平平四年。直冬為中國探題。時直義與高師直有隙。師直請尊氏命中國將士攻直冬。直冬走鎮西。以少貳賴尚女為妻。往居其家。九國服從。兵勢大振。石見人三角等亦遙為之聲援。及直義為尊氏所殺。國人皆畔之。直冬走長門。據豐田城。納款於南朝。正平八年九月。以直冬為總追捕使。

史論曰。自神皇馭寓以來。未有以兵抗其父者。保元之難。源義朝斬其父。猶得諉之王命也。足利直冬養於叔父直義。得為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構難。舉兵應之。割據一方。臨其窮蹙。亦効直義之所為。歸順南朝。授總追捕使。藉其聲勢。破走尊氏。悖逆之甚。過於衛軫拒蒯聩。近於冒頓射頭曼。自此而後。有子幽其父者。有逐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絕而彝倫斁。豈非直冬作俑耶。此王法之所必誅。而幸其抗拒尊氏。從而獎之。紀綱何由立。



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

青山延于曰。後村上帝。以下旅之衆。僅保吉野。所恃者。名分而已。足利尊氏擁立。新主。號令四海。而不敢犯吉野。其所畏者。亦名分而已。方直義之納款也。使帝能用藤原實世之言。誅之以正典刑。庶張皇威振紀綱也。而帝不能用。直冬以梟獍之姿。一旦窮蹙歸身朝廷。以圖抗父悖逆之甚。罪不容誅。而帝又納之。欲藉其力以滅逆賊。何其惑也。夫以吉野區區之衆。能使逆賊寒心落膽。不敢抗之者。以名分僅存也。今乃納悖逆之徒。不惟不誅之。又從而寵扶之。是以堂堂朝廷。為遁逃之淵藪也。其何以能服天下之心哉。向使帝誅二賊。以明大義。天下之人。豈不響應哉。然後命將出師。則逆賊可滅。而天下可平矣。今則不然。賞獎悖逆。惟恐不及。竟使逆賊得以藉口。自是之後。天下日尋干戈。亂臣賊子。接武於世者。亦由名分紊而彝倫斁故也。嗚呼。為人君者。可不防其漸哉。

平平十三年夏甲月。足利尊氏卒。尊氏度量恢弘。有



權略見事若遲緩而計畫分明。特長譎詐人無窺其  
 際愛士好施視金帛如土芥嘗值八朔將士獻物一  
 時頒與悉盡士亦以此為其用初以人心不服擁立  
 光明帝事必稟請及得志視之如弁髦廢立出其意  
 自兵興以來前後二十餘年京師為戰爭之區宮殿  
 焚蕩盜賊橫行死者枕籍而尊氏將士日鬪茶飲博  
 競以奢靡相夸卒之父子兄弟日尋干戈更相吞噬  
 海內無復寧歲矣。

林恕曰尊氏之功輕於清成賴朝而其罪相均也。

以私怨詐義貞忌勇才殺護良矯詔命稱將軍燒  
 大內屠帝都咬天子以兵護之此其罪之大者也  
 唯其所以得天下者由能用柔也當時武夫不屬  
 彼則屬此不從此則從彼而人皆憚義貞之猛而  
 喜尊氏之柔猶如新市平林之兵厭伯升以立劉  
 玄乎然讓附直義而閭櫛委任師直而魚爛登用  
 直冬而父子相夷封賞時氏高經直常等而皆耦  
 語謀叛其不知人者明矣唯此柔懦非統御之才  
 故也。



史論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略。而權謀詐力。足為一世之雄。讒構護良親王。忌新田義貞。多方以傾陷之。至於兵屢摧衄。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亂正閏之分。凶燄益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效死者。何也。武夫健將。唯見利而不聞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往失職。天下騷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怨。舐

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朝廷自隳紀綱之所致也。安積信曰。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捕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誘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錢之。是愚高時也。高時既亡。



帝論功以尊氏為三州守護實為過賞矣而猶抱  
 缺望之心哉翼匪爪伺時釁護良親王知其姦欲  
 誅之即賂寵姬橫加讒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  
 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施  
 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  
 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將決意  
 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評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王  
 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髻弟直義  
 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喻又陽為不得已遂叛

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關為王師所敗倉黃  
 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跋復熾然恐三軍諱叛  
 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兵氣是非特愚九州  
 將士并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蹕於叡山乃詐乞  
 降回鸞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  
 下將士皆為其所愚弄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  
 指爇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  
 之直義直義雖黜亦墮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  
 亦狡矣



禎曰。或曰。後醍醐興復之業不能遂焉。尊氏以  
 兇逆反得天下何也。曰。天厭皇德也。然則天下何  
 不歸於義真正成之徒耶。曰。二子之徒。其志獨在  
 復皇室而已。而帝不能用之。以興帝業。反尊寵  
 尊氏。過二子。尊氏虎狼也。而帝傅之翼。於是乎  
 尊氏飛騰跋扈。不可制馭。遂繼鎌倉氏而霸于天  
 下矣。是帝不知人之過也。雖然。非天厭皇德則  
 尊氏兇逆何以得能興霸業哉。

正平二十四年春正月。京師以足利義滿時年十四為

夷大將軍。細川賴之為執事。賴之竭心輔導。選士之  
 學行醇篤。兼長武事者。以充師友。日啓沃之。又著戒  
 法五章。以頒示一時。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訐  
 疎。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  
 人。及外和柔而內實傾險。外澹泊而內實多欲。自縱  
 驕奢。不循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  
 公。五曰戒動掠同列之美。自冀進用。及受納賄賂。妄  
 薦非才。凡人犯之者。聽無貴賤親疎。互相告發。告者  
 則有賞。書以授義滿。左右賴之猶患姦邪之未息。乃



使髡者六人異巾木刀與義滿及諸將士遊狎詼謔  
歌舞巧為迎合名曰童坊又曰倭坊士大夫有類其  
行者則指為士童坊衆辱之士大夫往往耻之折節  
者頗多

室直清曰細川賴之世以良相稱之觀其承先君  
遺命輔幼主奉上御下可謂老成之材矣然知用  
小術以強君威而曾不知陳善閉邪也義滿非昏  
弱之主輔翼之以聖賢之道豈不為一代英主哉  
至其極驕泰肆僭逆則賴之亦不得免其罪矣

三宅緝明曰世多以足利義詮為庸劣之輩不知  
其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霸基也將死擢細川  
賴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滿曰汝事之  
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教而賴之亦能盡心輔  
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聞見  
每取師範識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之威并吞  
南北如源賴朝驕養其子一再傳而亡豈足與儔  
哉有邦者勿忽諸

禎曰賴之之相義滿也薦正士屏佞諛制訓戒以



領士臣欲以匡君德篤士風其於輔導幼主之道可謂盡心但其置佞坊下事則幾乎好竒矣吾聞古之聖人懲惡旌善以為勸戒也未聞教人為不正事以正人心美風俗也且詖譎諂諛者个主之所悅若褻狎親近愛其才能而寵幸之無乃長佞諛之風乎是欲矯士風而反傷之也此雖或一時權宜之所為曷足以為美談邪

平平二十四年楠正儀降足利義滿請京師始謁義滿義滿命還河内圖吉野建德元年冬和田正武等

起兵討正儀十年个月詔發兵討正儀弘和元年正

儀歸順

史論曰正儀運籌決策捍禦彊寇維持偏安之業頗足尚焉而遽豎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摧折而不支他日將何面目以見乃父于地下哉可謂無耻之甚者矣

賴襄曰楠正儀之降於賊也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平平廿三年帝崩



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為將軍  
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  
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  
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耻其言不行欲辭其  
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為將後戰鬪之事無所見  
者十三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遭讒  
見斥而山名氏入寇連陷阿紀諸城而正儀歸順  
與山名氏戰敗績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沒而賴之  
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

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  
師也正儀以為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何  
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  
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  
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為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  
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  
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即位銳  
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竝起而正儀仍執前議  
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特



為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令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南。故正儀之為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橫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死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也。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斃，向

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為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禎曰：或謂正儀之降，足利氏為存南朝也，非真降也。余未審其是否。然正儀一背南朝而降於賊，事之十三年雖非真降者，得於清節無玷耶？正儀若欲存南朝，豈別無其道哉？君子之於君父之讎，報之之志，不可一日而忘。鞠躬盡瘁，竭力而後已。如



其成敗則天也。正儀不能確守大義。一降賊而千載不免失節之名。不亦可為楠氏深惜乎。

弘和五年秋。楠正勝出師討足利氏。山名氏清邀之戰於平尾。正勝軍不利。乃歸。千劍破。此時南軍所守僅千劍破一城。兵士唯有八百餘騎耳。

今年春二月。畠山義深陷千劍破城。先是足利義滿贈書楠正勝招之。正勝對使者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然自祖父正成以來。世守忠義。莫有二心。吾雖不肖。猶奉遺訓守此城。不忍享不義富貴。義滿乃遣義

深攻之。義深絕其糧道。城中食盡。正勝及弟正元等出城逃。

夏五月。楠正元潛行入京。欲狙足利義滿刺之。不濟。被擒。義滿壯之。使人謂之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泣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將傾。而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耳。遂不屈被殺。

巖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真正成之孫。楠氏父祖三世為王室干城。如二子實當不可為之時。而猶下藥於必死之病。宋文天祥所謂存一則盡。



一曰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貴者，不為之愧死乎。

禎曰：南朝之命脉實存乎楠氏。正元死，而楠氏絕。於是乎神器不得不歸於北。其勢然也。嗚呼楠氏之忠勲亦偉哉。

弘和九年閏十月，足利義滿遣大內義弘、六角滿高至行在，請和。帝許之。於是車駕發行宮，至大覺寺。儀衛具備，義滿以為非來降之禮，遣使詰之。帝召見使者曰：朕親奉三神器位號，所繫重矣。理當以乃

君為子，以傳神器。何來曉曉？於是和議殆破。六角滿高曰：南帝之詔，理致明白。神器未歸，則南帝真天子。不當逆命，遂遣滿高。定和五日，帝傳三神器於後小松帝。應永元年，尊南帝曰太上天皇。

禎曰：自後醍醐帝南遷，四傳而至後龜山帝。南北講和，神器歸于京師。於是南北始一統矣。而後小松帝承北朝之統，或有以北朝為正統者，是俗論已。初尊氏之犯關也，後醍醐帝避難而出京師，於是尊氏惡叛逆之名，擁立皇子而稱



帝是為北朝矣。是北朝之立。出於足利氏之私。而非承先皇之統者。且號令賞罰。皆出於足利氏。天下之士。執兵戈而奔走者。皆供足利氏之駟使。何有於王室哉。朝廷者。徒弁髦而已矣。南朝則自後醍醐帝。而後世傳神器。以承皇統。建年號。稱朝廷。勤王將士。亦皆竭力王室。犯萬死以為朝廷討賊子孫相繼。而忠義之志不變。雖播遷式微之際。皇威之存。獨於南朝見之矣。視之於北朝。受制於將府。而徒擁虛器者。猶自有真天子之氣象矣。

後龜山帝對足利氏之使曰。當以乃君為子。以傳神器。六角滿高曰。神器未歸。則南帝真天子也。此言凜凜有不可犯者。其為正統。又何疑焉。嗚呼。神器歸京師。南北一統。於是天下之權。復盡歸將府。而皇威益以不振也。悲夫。

應永元年冬十二月。足利義滿辭征夷太將軍。其子義持代為征夷太將軍。義持年甫九歲。是月義滿拜太政大臣。二年四月。義滿辭官。削髮稱道義。儀擬來興。其个朝也。朝貴諸臣皆下殿。躡踞道義所親近者。



稱之曰昵近衆百官畏之

禎曰王室陵替既極武將代興其勢不得不至於此矣向者後醍醐帝之恢復王室也不能收天下之大權而歸之于朝廷舉紀綱振皇威以復先皇之舊而再失天下可勝歎哉雖然王室衰弱非一日自非剛明英特之主何以能起衰運於不絕如綫之日哉保平以降天下大亂世運下變天子守虛位於上將門為政於天下規模一定不可復變矣蓋有邦家者不能當天下未亂海內無事

時察幾密微而夙戒遠慮焉而至於勢積不可復

救則悔亦何及聖人履霜之戒嗚呼微哉

應永五年義滿定三管領四職斯波細川畠山三氏

五任管領稱曰三管領山名一色赤松京極四氏迭

為侍所別當稱四職山名一色土岐赤松京極上杉

伊勢七氏總謂之七頭鎌倉亦倣之上杉氏稱管領

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宇都官那須八氏稱

八館

源君美曰義滿此舉擬皇室所謂五攝家七清華



也。皇室之有攝家。是乃朝廷之衰。而攝家之分。五流又其衰也。義滿倣衰世之政。實不學無術之過也。而幕府之衰。亦基于此焉。義滿驕侈。動輒僭擬。臯室之禮。其無知妄作。往往如此。

應永十五年夏五月。足利義滿薨。年五十一。稱鹿苑院。詔贈太上皇。號義持辭不受。

青山延干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源賴朝遙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鎌倉。甚至廢置天子。建兩宗。迭立之議。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

擁立天子。據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逮至義滿。驕僭滋甚。殆擬王室。其薨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替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令義持受之。朝廷幾并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克絕覬覦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踵。然而世竟無有請隧問鼎者。朝廷之尊。萬古如一。神州之所以冠萬國。可見。

賴襄曰。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倣攝籙清華。欲并名實。而



有之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誓之甚貽  
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  
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哉

國史纂論卷之七終

國史纂論卷之八

長門 山縣禎 編

應永二十五年春正月木將軍源義持殺弟義嗣初  
義滿鍾愛義嗣欲令義持讓職累官至大納言會義  
滿薨不得兩職怏怏不樂及上杉氏憲構亂鎌倉叛  
其主源持氏潛與之通謀既而事泄亡命為僧義持  
遣人索捕幽之於林光院至是殺之

永井定宗曰古人立子以長不以幼弟雖有功不  
敢先於兄古今之通義也况於無功乎義滿溺私



愛使弟勢踰兄。縱驕之以至是。義嗣之反逆。義持之殘忍。實由義滿失親愛之道。如義滿可謂啓禍端者矣。

禎曰。自古人情多鍾愛。李子於是乎寵過嫡長。漸釀僭奢。遂使兄弟不相容。其勢至於必相殘害而後已。如鄭武姜之於叔段。衛莊公之於州吁。其寵之適所以禍之也。故聖人明嫡庶長幼之分。垂少陵長庶匹嫡之戒。其旨深矣。

初後小松帝時。筑紫商賈肥富。歸自明。陳兩國通信。

之利。於是義滿以肥富為使。始通信書。明主允效。使僧天倫來。終義滿之世。聘使往來不絕。應永二十六年。明使復來。義持使僧西堂諭之曰。曩者我先君惑肥富之言。猥通外國。自後神人不和。兩暘失序。先君亦尋即世。遺命誓諸神祇。永絕外國之通問。去歲既諭以此意。而今使者至。蓋前諭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知也。當命沿海之吏。禁止之。使者請見。義持辭曰。隣國通好。而安邊利民。非不欲也。然而寡人所以不肯接使臣者。抑亦有說焉。



先君得病卜之曰。諸神降譴。神又憑人曰。我國自古以來。未嘗稱臣外國。比者違前聖之制。受封爵而弗却。所以致疾也。於是先君大懼。誓於明神。以無受外國。使命使子孫固守遺命。其後行人至。寡人未以前言諭使臣。故不得已而見之。及使臣歸。使僧堅中諭此意。不知未達乎。去歲使人復來。亦使僧等特諭之。今使臣歸國。宜以此意達爾主矣。往昔元兵百萬來寇。溺死海上。豈直人力哉。蓋亦神助也。今聞將以使命不通為辭。用兵來伐。因使我高深城池。我固不要。

高城深池。除道而待之而已。來書又曰。使臣之至。拘留殺戮。聽所為。意是何言也。吾只要彼此不往來。各保封疆。民至老死。而不知。不亦可乎。

禎曰。嚮者義滿稱臣明國。受其封爵。以為榮。是貽臭千古者也。義持絕其通好。却其使人。辭嚴理直。得待外國之體。可謂雪前世之辱者矣。

永享元年秋九月。源義教捕楠光正。殺之光正稱五郎左衛門。削髮稱常泉。潛匿南都會義教。至南都。光正欲伺間。狙擊之。至是被收。臨刑。從容作詩歌。觀者

國朝文獻通考

卷之八



歎惜。

禎曰。光正未詳其父祖。然楠氏之族。則必於延尉有系屬矣。嗚呼。楠侯精忠義烈。至子至孫。若兄若弟。相貫如一。何其盛哉。自古盛德之士。父子相繼者鮮矣。况闔族數世。不變其節。如楠氏實曠古之所罕。足以為我木東之光輝矣。

永享四年。源義教遣使于明。其書曰。欽惟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又安。助華繼體。從昔所希。宣光中興。不圖復覩。貢茅不入。固緣弊邑多虞。行李往來。

願復治朝。舊典是以謹使某人觀國。光伏獻方物。五年。明主遣內官雷春等報聘。青山延子曰。義持遵奉遺命。絕明通聘。辭義嚴正。有足稱者也。而義教又遣使通聘。不啻負其父遺命。寔失國體。其後義政效尤卑屈。稱臣抑又甚。巖垣松苗曰。義教失禮於本朝。而私遣使于明。尊敬外國如此。其昧義理。深可慨歎。噫。為將相者。可無學術乎。

禎曰。當是時。遣外國書翰。皆命緇流。而緇徒不辨。



國體務自卑屈。以取辱於外國。然亦為上者。不學無術之過也。至如義政贈明主書。稱臣且用彼年號。則又滋甚矣。

初大將軍義持。以其子義量死無嗣。約以源持氏東關領為嗣。及義持薨。而管領畠山滿家等。忌持氏難制。更議所立。請石清水祠探籌。遂奉僧義圓弟義持立之。義圓還俗。名義宣。後更義教。持氏由是意懷不平。與義教有隙。永享八年。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賴清爭封疆。義教遣兵討村上。持氏將出師。援之。執

事上杉憲實諫曰。守護將軍所置。而出兵擊之。此叛將軍也。不納。九年。持氏命上杉憲直伐小笠原氏。兼倉流言。持氏令憲直討憲實。憲實家兵聞之。來集。持氏乃往。憲實家諭之。令憲直父子屏居。又以下色直兼段。憲實逐之。十年六月。持氏將冠其子賢王。曰。我將循曩祖義家故事。加冠於八幡祠。憲實曰。宜遣使京師。請名於將府。持氏不聽。遂冠賢王於鶴岡祠。名曰義久。託慶冠禮。徵兵諸國。鎌倉傳言。謀因憲實入賀。殺之。憲實稱疾不出。憲實家老長尾芳傳等主講



和千葉胤直。上杉持朝亦諫罷兵。持氏不納。憲實歎曰。我何罪。欲必殺之。唯自殺可以明志耳。乃抽刀欲自殺。眾趣持奪之。因勸憲實使就國。遂奔上野。持氏兵追之。眾欲戰。憲實不可。持氏自將兵出陣。武藏高安寺。留三浦時高守鎌倉。於是義教奏請討持氏。詔許之。乃遣上杉教朝。上杉時房。東征坂東。將士多叛。持氏三浦時高亦叛。而放火於鎌倉。憲實出陣。分倍持氏兵連敗。乃引還鎌倉。入永安寺。剔髮曰。道繼。憲實遣使京師。請宥持氏。十一年春。義教命憲實殺持

氏。憲實請令義久襲職。義教不聽。上杉持朝。千葉胤直。率兵圍永安寺。持氏父子及叔父滿定皆自殺。憲實召弟清方於越後。襲已職。剔髮。號長棟。夏六月。詣長春院。拜持氏影。垂泣曰。臣無他心。天實監之。乃挺刀。割腹。為其臣所持。不果。輿而還家。既而創愈。遁藤澤。

永井定宗曰。憲實為昏主。盡忠始終不渝。雖諫不聽。枉受譴責。然不敢怨。自引咎將自殺者數矣。雖古忠義之人。孰能出其右哉。惜乎先使持氏為賢



主憲實輔佐之則國家不安。亂由何起哉。持氏昏闇。追放諫臣。姦邪得志。使持氏長惡重不義。家亡國破。流污黷於千歲。豈不哀哉。

青山延于曰。方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嫌隙稍生。及其釁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然原其終始所為。權謀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稱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已。陽為窘迫就死之態。以激勵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決。憲實而不能死乎。足以知其伏刃之非本志也。此豈古人

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禎曰。持氏驕慢不軌。信讒邪。嫉諫輔。將殺之。而後已也。其亡身滅家固宜矣。憲實屢諫其君。將納之於軌度。不可謂不愛君也。然其恃權依勢。擁兵以抗其君。失臣道亦甚矣。若以古忠義之人擬之。則過也。而如義教命憲實殺持氏。則是使臣弑其君也。其所令如此。他日不免弑逆之禍。不亦宜乎。

憲實好學。其在職也。撫民愛士。大得人心。其邑下野足利有學校。傳言小野篁之所創。衰廢歲久。憲實繕



修之為置土田以養生徒。又購書籍以充之。以故生徒日盛。當干戈騷擾之時。藝文掃地而足利之學校。獨著天下。

青山延于曰。憲實才略絕人。向使持氏用之。則其所為必有可觀者也。惜乎持氏暗劣。不能用其計。遂使之激成禍亂。憲實之叛。雖出於窘迫。不獲已之策。然其舉兵據國。何以免不臣之罪哉。然其修黌舍興文學。其功亦不可廢。五代時。馮道鑄板。五經天下傳。其功論憲實者。不以人廢其功可也。

嘉吉元年夏六月。赤松滿祐弒大將軍源義教時。赤松貞村得寵。義教。義教欲以滿祐所領播備美三州與貞村。滿祐子教康以告滿祐。滿祐忿恚。稱病不出。會鎌倉平。諸將各饗義教於其家而慶焉。教康亦請義教而饗之。設雜樂。伏兵宴酣。伏起而弒之。教康與滿祐火其第。奔播磨。

禎曰。義教嘗殺一色義範。平岐持賴也。天下以為冤世傳。義教屢夢一人為祟。至是又臨水見一人影。心甚惡之。遂遭害。此言雖未足必信也。而如其



殺義範而奪其妻暴亦甚矣。且如殺持氏而及其幼子。究索其弟義昭而必殺之。亦何殘忍也。天道好還。則好殺之報。雖有遲速。緩急必不可得遁。亦有其理焉耳。

嘉吉三年。九月丙寅。藤原有光反。犯闕。帝避亂于左大臣藤原房嗣第。初有光為院執事。及後花園帝嗣位。得罪禁錮。既而逃亡。時南朝皇族為萬壽寺僧。稱金藏主。有光擁立之。稱帝。欲再興南朝。議曰。無三神器。則不可成帝業也。於是夜率兵入禁中。縱火殺掠。

帝幸房嗣第。賊取神璽寶劍而去。遂據延曆寺。移檄集兵。戊辰遣兵討之。誅有光及金藏主。賊徒棄寶劍於清水寺後門。僧徒獲而上之。唯神璽為賊奪去。時廷臣坐之見誅者甚衆。

禎曰。壽永中。安德帝之蒙塵也。後白河法皇立。後鳥羽帝於京師。是國有二王也。後醍醐帝之播遷也。北條高時立。光嚴帝足利尊氏立。光明帝是皆倣尤者也。自此之後。南北日尋干戈。戰爭不已者數世。弘和。中。南北始講和。皇統歸。



於一而後天下定矣。雖然爾來有奉小倉宮後龜山帝而作亂者。有謀盜神器以興南朝者。州郡所在。往往集兵以圖不軌者。皆以興南朝為名。自尊氏立二帝以啓爭端。其禍蔓延於天下。後世如此。蓋後白河法皇作備。而高時尊氏做尤。其罪不亦大乎。

寶德元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政以源持氏子成氏小名永為鎌倉管領。上杉房定輔翼之。上杉憲實聞之。不自安。別變為僧。巡行諸國。其少子龍若尚幼。在

伊豆民家。義政使其家臣長尾景仲輔之。居山内。改名憲忠。襲執事職。時上杉顯房居扇谷。太田資清輔之。於是景仲資清頗擅威權。享德二年。景仲資清作亂於鎌倉。襲成氏。成氏奔江島。景仲資清追躡至由井濱。千葉胤直。小田持家等擊破之。景仲等退還。憲忠素不與謀。聞之大驚。亦逃七澤山。時憲忠叔父道悅居駿河。來見成氏。為分疏之。成氏還鎌倉。義政遣僧龍西堂和解之。於是憲忠亦還鎌倉。三年冬。成氏與結城成朝里見義實謀。襲憲忠而殺之。



青山延于曰。長尾景仲。上杉氏之謀臣。以智略見稱于世。然觀其佐憲忠。叛成氏。蓋其意欲使之行篡奪也。自是關東大亂。禍及數世。夫戰國權謀之士。唯譎詐之務。而不知木義斯亂之所以益長也。若景仲者。真可謂傾危之士也。

初。畠山持國後稱德本無子。以弟持富為嗣。後生子義就。遂以為嗣。任伊豫守。於是家臣樹私黨。欲立持富子。政長為嗣。細川勝元素助政長。政長竊出。匿於勝元家。山名持豐後稱宗全亦黨政長。享德三年秋。八月。義就

欲攻政長。為防戰。備義政。令諸將率兵衛室町。郊。政長夜縱兵火。近邑。攻持國家。持國避難。從弟義忠家。義就奔山名。教之。家。教之不內。遂投遊佐國。助家。翠日火。其宅。奔伊賀。持國移居建仁寺。西來院。政長黨遣兵迎持國。歸其第。勝元等請令政長嗣家。義政許之。康正元年春三月。持國卒。畠山義忠請召還義就。義政許之。義就遂還京師。政長出奔大和。青山延于曰。畠山持國既立其弟為嗣。而又立其子。此啓爭端者。持國也。義政宜裁其是非。申直。以



正典刑而依違鶻突。苟從其請以成其私心。此啓亂階者。義政也。請嘗論之。夫持富既襲本宗。則承嫡統者。政長也。而持國舍嫡而立庶。義政之從其請。固非也。方義就之走也。義政使政長襲本宗。既而又召還義就。此非啓亂歟。且觀其終始所為。黜陟出於喜怒。昇沈係於呼吸。是非貿亂。皂白顛倒。使天下之人不知所適從。自後立義視。而又欲立其子。竟致應仁之亂。宜矣。

寬正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兩日並出。二月地大震。時

比年水旱。加以兵革。天下凶荒。道殣相望。而義政大營第宅。窮極靡麗。令四方輦致奇樹巨石。民疲其役。帝後花園聞而憂之。賦詩賜義政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為誰肥。義政為之罷役。

禎曰。當是時。天下之政權全歸將府。而武將不知為政。天變人害。漫不之省。極奢疲民。而日速衰亂焉。天子有憂民之志。而權移既久。拱手不能復有為矣。事理顛倒如此。又將如之何。抑亦天哉。

有為矣。事理顛倒如此。又將如之何。抑亦天哉。



應仁元年。山名宗全。細川勝元。構兵。各聚其黨於京師。攝津河內和泉土佐讚岐阿波淡路參河紀伊越中隱岐出雲飛騨播磨備前美作安藝若狹之兵。十  
 六萬餘。屬勝元。但馬備前備後伯耆因幡石見美濃  
 尾張遠江伊勢大和近江周防長門之兵。十一萬餘。  
 屬宗全。勝元陣東京。宗全陣西京。日日交戰。互有勝  
 敗。自此數年。京師為戎馬之衢。公卿第宅。京城內外  
 人家。神祠佛宇。皆罹兵火。朝廷諸家舊記。亦多灰燼。  
 搢紳避亂逃散。朝廷衰替。自古未有也。諸州其黨亦

各起。兵相攻擊。文明五年。勝元宗全相尋病死。其黨  
 猶在京相鬪。天朝幕府。命令不行。賴襄曰。足利氏之封建。子弟舊臣也。不知制本末  
 輕重之勢。是以纔能偽定。一時而反者。如蠟毛而  
 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禽奔獸遁。不可復制也。所  
 謂尾大不掉者也。如彼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  
 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  
 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傅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  
 其所由起也。然其為之者。有故焉。彼其初計。奪王



家中興之業。故濫賞後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問。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餽天下之豪俊。而不能掣之。并其餽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為苟且攫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也。禎曰。視足利尊氏父子兄弟之間。或背或合。唯利之視。知有一身。而不復知有父子兄弟矣。是以子

孫相承。親親恩薄。視骨肉猶仇讎也。而群臣亦倣之。天下溘溘。無復倫理。以馴致應仁之亂。干戈日尋。信信相鬪。人皆化為虎狼。豈不悲哉。

義政造第於東山。居焉。勅賜號東山殿。使狩野祐清畫瀟湘八景於殿內。命五山僧徒題詩於其上。集古器名畫。屢設茶宴。以遣世慮。茶人周光之徒。尤見親近。自是之後。茶事盛行云。

源君美曰。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伊訓云。敢有



恒舞于官。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誠哉此言。人主有一于身。足以亡邦家。况義政兼備而盡有之乎。當是時。天下大亂。足利氏竟以亡。是非天為孽。自為孽。不可道者也。而今人不知儆。尤乏戒。尚有慕其風者何耶。

青山延子曰。在昔唐陸羽。以好茶聞于世。自是之後。高人逸士。遺世絕俗。肆志山林者。往往愛賞。不置。然未有王公大人好之者也。至本朝源義政。留意茶事。而茶人周光之徒。迎合其好。初意出竒。自後轉相倣倣。遂有茶家者流。至豐臣秀吉。尤好之。於是乎宗易之徒。益加文飾。茗飲甚盛。至今王公大人。競相尚慕。一器之微。至費千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古之好茶者。清簡寡欲。脫略世務。以為方外之遊。而今之諸侯。驕奢多欲。蕩盡貲財。以供無用之事。茗飲之為害。吁亦甚矣。義政暗懦。為強



臣所牽制退隱東山優游玩愒以泄其不平之意而至于流毒後世為人君者可不以為戒哉

文明十八年秋八月土杉定政殺其執事太田資長

道灌稱初定政以封地狹小常屬顯定山内上及資

長相之内脩國政外總軍旅撫民愛物材士畏服兵

威日彊顯定忌資長欲除之使人為間定政信之至

是召資長于糟谷殺之資長臨死作和歌聞者哀焉

青山延子曰孟子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古人君以讒間殺其臣未

有不危其國者也故子王死而楚國弱伍胥死而

吳王亡檀道濟死而劉氏衰斛律光死而隋室傾

岳飛死而宋師燼凡此數君者皆自破其干城以

資敵國不徒取笑一時亦足以亡其身而危其國

也上杉定政任用資長國富兵彊威震關東及一

且聽讒殺之人心瓦解疆土日蹙卒為北條氏所

并此理之必然何足怪哉

延德二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政薨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變其志者矣以八歲童子



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為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窮極奢靡。至花亭之覺，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值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橫斂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

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現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已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而讓職之明年，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義政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末



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民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况代天子宰天下者乎奪民所以生活以資己逸樂而有亂哉

禎曰王室之失道自白河鳥羽至于後白河而極矣於是權歸將門祿去王室將門為政二百餘年足利氏無道至于義政而極矣於是祿亦去將門威權下移英雄割據天下力爭以至于亡矣自古有邦家者未嘗有不失道而亡之者也前

鑒往蹟昭昭乎後之人主宜讀史而留意於此警懼修省以防亂於未萌也

延德三年夏四月足利茶茶丸弑其父政如初政知有二子長茶茶丸次義遐義遐後妻所生也政知鍾愛之欲立為嗣錮茶茶丸於別室令人守之茶茶丸伺守者急潛出幽室刺殺繼母遂率其黨攻政知政知自殺義遐奔駿河

禎曰吁嗟天下之無君也久矣亂臣賊子繼踵而不能誅之以正典刑可謂有君哉孔子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君而不得為君之道。雖有之猶亡也。蓋足利氏以悖逆取天下。不知明倫理而施教化。是特姦賊之雄。何君道之有。子孫衰替。遂致天下之大亂也。固宜。

明應三年秋九月。三浦義同弒其父時高。初時高無子。養上杉高枚子義同為嗣。後生一子欲遂廢之。義同潛逃總寧寺。家臣多從之。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亦助義同。義同起兵。數與時高戰。至是襲時高於新井城。時高自殺。

青山延子曰。三浦時高初受持氏之命。守鎌倉。及上杉持房來討。不翅不能死之。至倒戈以攻義久。其不忠不義。天下之所不容也。卒之父子構難。身死國亡。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明應九年。參河安祥城主松平親忠卒。親忠性寬仁。愛物。剪除鄰敵。漸闢基業。嘗謂其臣曰。我勞心國事。公平是務。然國多冗費。是我所憂也。其臣曰。臣等微賤。猶且多費。况於國乎。君好施與。民蒙其澤。費於何有。親忠曰。非此之謂也。夫有一國者。養一國之人民。



厚祿重賞。以勸有功。非所謂費也。吾之所憂。賢才沈  
伏而不能舉。佞邪顯達而不能退。徒費厚祿。以養素  
餐無用之士。此之謂不費。若夫祿賢賞忠。何費之有。  
聞者歎服。

禎曰。國家之政。百揆之務。非一人之力所能辦理。  
故古之聖賢。莫不以得賢為務矣。是以上有明主。  
則下必有賢佐。風雲相會。以成至治之功也。親忠  
舉賢。退邪之言。可謂知為君之要矣。豈可與戰國  
權譎之流。同日而語哉。宜至其子孫賢哲智勇非

常之士。雲興龍騰。以展股肱之力。竟啓太平無窮  
之鴻基。豈徒然哉。其家法之有素。可以知矣。

永正四年夏六月。細川澄之執其父政元。初以元深  
信愛宕。神居常齋戒。不近婦人。好行勾術。以故年四  
十無子。家臣患之。勸政元養關白政基子澄之為嗣。  
與之丹波。既而又養同族元勝子澄元為子。時政元  
益信奇表。喜怒無常。其臣藥師寺長忠與香西元長  
謀將發。澄元而立。澄之時。澄之亦怨政元。乃潛與元  
長等謀逆。至是政元齋居。乃使人就浴室殺之。澄元



奔近江。秋七月。澄之至自丹波。義澄命為政元後。八月。細川政賢等攻殺澄之元長長忠。

禎曰。政元不脩人道。而信鬼神。好行奇。喪其取死。宜矣。義澄為天下之主將。不能討亂臣賊子。反命之。襲其職。亦何失道之甚也。自此而後。將府益衰。其身且不能保。而海內分裂。豪傑割據。天下益以大亂。悲哉。

天文五年。甲斐守護武田信虎出兵。信濃攻海口城。城堅不可拔。會天大雪。信虎解圍而去。其子晴信請

殿強而後許之。兵裁三百。後大軍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嗤之。曰。風雪如此。何警為。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冒雪馳。昧爽抵城。城中以為信虎解去。散遣士卒守兵。甚少。晴信分兵為三。自以一隊入城。一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城主平賀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皆服其智勇。信虎不憚曰。宜守城。報捷。舍城而歸。怯也。禎曰。晴信逐其父。又殺嫡子。攻其姊子。而奪之國。



又殺人之父而妻其女悖逆無道真是禽獸而已。然機智膽略善用兵戰克攻取大拓疆土敵國畏其威後世言兵者皆祖其法所謂太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者也。若使其在有道之世則安能免明王之誅哉。以其生乎亂世也。得能用其所長以播名後世亦可謂幸矣。

天文七年春三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先是信虎愛次子信繁將廢晴信使人言之曰汝宜往駿河講習技藝其意欲逐之立信繁於是信虎如駿河

使信繁守國幽晴信於甘利氏之家晴信密與板垣信形飯富兵部謀將自立使人致意駿河守護今川義元義元以謂信虎悍而難制不如擁立晴信彼必服屬於我矣乃許諾至是晴信遂據甲府拒信虎而不納信虎留於駿府

青山延子曰應永以後真可謂亂世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閱。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踵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衛鞅其滅



絕倫理罪亦大矣。假令義元諭晴信以木義諫信  
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父子之恩也。義元計不出  
此。反助其逆。徒知黨之之為利。而不知其國為之  
所并。甚哉權謀詐術之為害也。

禎曰。豺狼之噬人。蜂蠶之螫人。人皆拒之。而不敢  
近。所以避其害也。晴信將逐其父。何有於他人哉。  
此毒螫之大者也。而義元黨之。何其不知人之甚  
矣。宜乎國終為其所奪也。

武田晴信。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群臣莫敢諫。板

垣信形。稱病不出。潛招詩僧學為詩。性敏捷。不數月  
能之一。日出陪筵。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可。乃求  
題賦詩。辭理可觀。晴信大驚。授以新題。立成。晴信大  
悅。於是信形諫曰。詩賦固可喜。然廢事妨務。夫為君  
者。要在於治國。撫士。往者先君。以亡道。遂致廢黜。今  
君驕恣。抑亦甚焉。今而弗悛。必蹈覆轍。臣直言犯顏。  
甘就顯戮。晴信納之。

藤井臧曰。易云。君子以同而異。蓋同者合其體也。  
異者其心異也。信形之於晴信。先同其嗜好。以得



相親而後格其非不亦同而能異乎苟不能然而徒直言強諫則何能入之如是其易哉後之欲攻其君之蔽固者可以師法焉。

禎曰晴信之逐其父而自立也板垣信形實與其謀夫惡莫大於逐其父而信形不能於此時諫之及黨其逆焉而今諫其喜詩賦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故敢流歎而問無菴決也不知義理輕重如此雖有忠諫之言亦不足尚焉已。天文二十年秋八月陶隆房弒其主大内義隆初義

隆領山陽鎮西兵權國富兵彊位踰父祖意稍驕恣好和歌茶讌不恤國事紀綱日紊隆房數諫弗聽相良武任以佞媚得寵與隆房爭權不相能數譖隆房義隆信之竟疎隆房隆房怨之還其邑稱疾不出密為叛計義隆不以為意會賓客日夜宴樂甲申隆房率兵徑襲山口義隆治所義隆狼狽出走赴長門大寧寺降房追圍之義隆父子皆自殺大内氏亡。

是歲關東管領上杉憲政奔越後其臣目方新助九里采女捕憲政子龍若降北條氏康氏康殺之初憲



政時其豐富極奢侈荒酒色菅野大膳上原兵庫以  
 諂佞見寵恃勢專權恣為威福以是將士離心竟以  
 至亡國

禎曰木抵人主藉先世之豐富縱嗜欲而極侈靡  
 於是乎邪佞之臣乘其機投其好阿諛迎合以固  
 其寵因恃寵而擅權離間群臣結怨於眾以釀禍  
 亂者自古而然也故古今人主之喪國家木抵由  
 寵幸之臣者多矣如大内氏上杉氏皆是也故人  
 君之道以絕嗜欲為大澹泊無為示之以寡欲邪

佞由何而入耶

弘治元年秋九月毛利元就擊陶晴賢隆房更於嚴  
 島而破之晴賢伏誅初晴賢弒大内義隆迎大友義  
 鑑子義長立之為嗣自專威權元就欲討晴賢之罪  
 以其威焰方熾未遽發用次子隆景之計遣使京師  
 上書請討晴賢之詔天皇許之元就築砦嚴島將以  
 誘致晴賢謂人曰晴賢若拔嚴島砦我軍必無利矣  
 晴賢聞而大喜乃將兵二萬餘至嚴島元就自率精  
 兵三千餘人進陣海濱壬戌晦夜大風雨元就命上



船士卒震怖。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使舟子回舟以示必死。乃以吉川元春為先鋒，直襲不備。晴賢兵大潰，赴水溺死者無算。晴賢走至海濱，無舟不得濟，為追兵所逼，遂自殺。

賴襄曰：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喚歐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而元

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鄰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為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木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就

後滅尼子氏領山陰中陽十三州之地

永祿二年夏四月，齊藤義龍弑其父利政。美濃稻葉城主利政以義龍為庸劣，愛少子欲立為嗣。義龍怨之，殺



其二弟遂襲殺利政。

禎曰。義龍之弑父。其本逆固不待言矣。而利政本京西鄙人。以善歌謠東游美濃。因仕于岐賴藝。將長井某既而弑長井。直仕賴藝。又逐賴藝而盡奪其地。其姦譎凶暴如此也。而終為其子所弑矣。夫利政以篡逆而興。其臣子亦倣之。勢之所必至。亦何深咎焉。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不信然乎。永祿三年夏五月。令川義元帥兵四萬。侵尾張。攻鷲津丸根二城。織田信長將兵二千往救之。馳至中島。

義元既拔二城。至桶峽。休士卒。張燕。義元曰。尾人當殲於此役也。信長欲進擊之。諸將以兵寡皆諫之。信長曰。義元戰勝而兵老。且侮我不復設備。吾出其不意。克之必矣。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護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先衆馳下。會雷雨昏黑。衆皆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遂斬義元。逐北斬首二千餘級。進拔數城。兵聲大振。信長既歸清洲。論功行賞。授梁田以沓懸邑。賞過護。義元



者

中井積善曰。桶峽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  
豈論以成敗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蓋視  
其小尾也。可以知其驕矣。視其麀參也。可以知  
其吝矣。既驕且吝。周公之才。尚不足觀焉。廼義元  
氏之不足與有為者。決也。抑駿之封殖。來世雄視  
關以東。當大有為之世。擁大有為之資。而一敗塗  
地。身膏鋒鏑。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  
青山延于曰。世之論功。大抵以焦髮灼爛者為上

賞。至曲突先見之言。黜而不錄。往往皆然。信長之  
行賞。先善謀而後首功。可謂善賞矣。宜其興也勃  
焉。

松永久秀之獄。大將軍源義輝也。義輝有二弟。一曰  
周高。為鹿苑寺主。一曰覺慶。為一乘院主。久秀誘殺  
周高。細川藤孝奉覺慶奔近江。蓄髮更名義昭。依六  
角義賢。求入京。屬國有難。不果。於是如若狹。又如越  
前。流寓三年。聞織田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卜人筮  
之。遇臨之節。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公必歸京師矣。義



昭意乃決使人諭信長。信長大喜，迎館之，立正寺，供億甚備。乃遣使招諭義賢，使者三反，義賢竟不奉命。信長討義賢，連戰破之，義賢棄觀音寺城遁去。諸城皆降，江州悉平。遂奉義昭入京師，號令嚴明，秋毫不犯。居民安堵，進攻攝津、伊丹，親興率兵來屬。時三好康長守高屋，篠原長房守越水，皆棄城逃。池田勝政出質乞降，自餘城塞皆望風歛附。三好義次、松永久秀乞降，義昭惡其弑逆，欲誅之。信長曰：「平治天下當務撫綏，且彼族疆大，不如令弘以收其用矣。」義昭乃止。諸寇悉平。信長班師，義昭拜征夷大將軍，叙信長從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欲令信長為管領，朝旨擬以副將軍，皆辭不受。乃令揀取畿內地，又固辭，但置吏於界府，大津管之，辭就國。

中井積善曰：義昭氏之入，義在復讎；信長氏之出名在討賊，宜直取三好、松永，加以顯戮，暴白其罪，以對天下。夫然後足以酌其志，京畿風靡，巢窟既覆，二氏實几上之肉，何難之有。今乃甘受降容，通不復以為意，夫復讎討賊之實安在哉？是知義昭



藉以徵富貴而已矣。信長託以啓雄圖而已矣。志  
 滿欲足委隨至此。君子以此卜二君之不終。然觀  
 信長恭謙之美。法政之修。猶可以有為也。唯義昭  
 碌碌。

青山延于曰。久秀之弒逆。罪不容於死。宜肆諸市  
 朝。以正典刑也。奈何慮其彊盛。而宥其大罪。何以  
 服天下而戒將來哉。遂使亂賊之徒。不知所懼。卒  
 致禍起蕭牆。變生肘腋。厥亦有所自也。

永祿十一年十一月。武田晴信侵駿河。今川氏真親

將拒之。次清見寺。諸將皆叛。應晴信氏真退保駿府。  
 晴信使人焚之。氏真奔懸川。初氏真嗣職。無復讎之  
 志。溺於聲色。殫極奢侈。嬖人三浦義鎮稱右衛門用事擅  
 威福。由是賞罰顛倒。將士離心中外憤怨。以至於亡。  
 義元嘗作書誡氏真曰。若既長。未棄幼志。闢難走狗。  
 文武兩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覆宗必矣。氏真不以為  
 意。至此果驗。

安積覺曰。自古儉邪小人誤入邦家。必以奢靡逸  
 樂蠱其君。然後已得行其所欲也。三浦義鎮以龍



陽之選。逞柔曼之態。藉君寵以握政柄。讒諂壅蔽。無所不至。其志不過窮奢極欲。而培克漁奪。駿遠三州之民。駿削日甚。今川氏真晏然以為得良佐。彼所好。我亦好之。彼所為。我亦為之。忘父讎而不能報。將佐內叛而不能禁。舅氏來侵而不能禦。及至流離狼狽。遁於懸川城。則義鎮以有私嫌不從。保花澤城。為自全之計。割袖之恩。果安在哉。投畀豺虎。豺虎不食。百姓報怨。褫衣僇辱。而舅氏不曾無渭陽之情。為封豕長蛇。以肆其吞噬。城郭灰燼。

社稷丘墟。賴神祖包荒之量。氏真僅得免死。而為寓公矣。險邪之覆邦家。吁可畏哉。中井積善曰。駿之事。豈足道也哉。當其枕干仰膽之初。業已溺心乎酒色。尸位九年。復讎之舉。寥然亡聞。隨以亂風。繼以巫風。其亡之忽。諸宜矣。今川氏先世。已有庭訓。語意樸實。今尚行乎盲俗。又加以義元規戒之切。寔有先見之明。而氏真懵然可歎。爾古稱知子莫若父。猶信。禎曰。人君疎斥君子而昵比小人。未嘗有不喪其



身而亡其國者也。而世或謂小人蠱惑其君以亡其國。是豈獨小人之罪也哉。蓋國之將亡。天奪之衷。君心先喪。於是乎小人從而蠱惑之而已矣。苟使君心光明正大。則雖有百邪。由何而入哉。君先喪心。而後國隨亡。豈唯小人之罪乎哉。

又曰。信玄不能保其姊之子。攻而奪其國。亦何殘暴也。然既逐其父。又殺其子。何有於其姊之子哉。豺狼之心。亦何足深怪矣。

十二年春二月。信長修二條第。因其舊址。拓其東北。

穿隍塹。斃以鉅石。課畿內及諸國助役。役夫不足。令士卒執畚鍤。夏四月。第成。木將軍義昭徙治焉。時京師屢歷兵革。皇宮大壞。信長命修治之。令村井道家董役。

禎曰。足利氏之季。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兵爭不已。朝廷幕府如存如亡。誰復知有天子將軍之尊哉。信長佐義昭。以興將府。營皇居。以尊朝廷。使天下復知有天子將軍。其功不亦偉乎。信長始興其規模。實出乎當時群雄之上。



義昭既徙二條。謂信長曰。方今兵革未弭。宜得驍將  
一人衛護我矣。時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以宿將見  
任用。議者謂二條衛護。必以二將為之。既而信長命  
木下秀吉。衆皆驚愕。群臣嫉秀吉寵遇。屢譖之。信長  
待之愈厚。常曰。用人之道。當擇能否。何論新故乎。信  
長知人善任。衆以此服之。

青山延于曰。方天步艱難。群雄雲擾之時。非唯主  
擇臣。臣亦擇主。故所事得其主。則言聽計從。功成  
名著。所事不得其主。則竭忠見疑。抱材見黜。此忠  
臣義士之所以憤歎也。信長之任用其臣。有才必  
舉。有功必錄。英傑之士。咸得展其智能。秀吉起於  
寒微。十數年間。列為諸侯。可謂善擇其主矣。由是  
觀之。雖有忠義智勇之士。非遇英特之主。安能施  
其材略哉。



國史纂論卷之八終



